

随着新春佳节的临近，空气中的年味也一天天地浓郁起来。人们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迎接新年，欢庆着新年，享受着新年。

大街小巷，张灯结彩。大红灯笼，高高挂起。炫目的霓虹灯一闪一闪，点燃了人们心中久违的激情。音响店里不时传出阵阵新年的欢歌，节日的喜悦呼之欲出。品种繁多的年货堆积如山，琳琅满目，任你挑任你选。家庭主妇们忙碌了起来，她们步履匆匆，穿梭于各大商场超市，精心地为家人采购着喜爱的物品。

车站，黑压压的人群水泄不通，背着大包小包的农民工纷纷涌向售票窗口。他们满载着收获，满载着喜悦，满载着期望。一年了，整整一年没有见着自己的父母妻儿了，整整一年没有吃到家乡的饭菜了。整整一年没有看见家乡的山山水水、花草树木了。这怎能不令他们激动呢？他们恨不得自己的肩上能长出一双翅膀，恨不得脚下能拥有一对日行万里的风火轮，立刻飞向自己的家乡，投入亲人的怀抱。

农家小院，勤劳的村妇早已将房前屋后收拾得干干净净。一大早就她们便蹲坐在自家门前忙活。尽管她们的双手被冻得僵硬通红，但还是不住地用眼角余光张望着村口过往的车

辆。她们辛苦着，却也幸福着。厨房内，油烟氤氲，缭绕着满头银丝的母亲。从儿女们归家的那一刻起，她就一直没有闲着，在厨房里忙前忙后，想尽一切办法，变换着饭菜的花样，尽量让儿女们吃得开心。当一道道鲜美可口的佳肴端上餐桌，她却并不伸展筷子，只是默默地站在旁边，慈祥可亲地望着儿女们狼吞虎咽，并不时为儿女们添菜加饭。见儿女们个个吃得红光满面，她也乐得像个孩子。

餐桌上，一家老小欢聚一堂，喜笑颜开。尽管外面还飘着片片雪花，刮着阵阵朔风，但此刻亲人们的心里却分外温暖。一盘盘水饺热气腾腾，香气四溢。一双双筷子飞舞若蝶，划过席间。一张张真诚的笑脸，把漂泊的心抚得发热出汗。年轻的后辈纷纷举起手中的酒杯，一一向长辈们

敬酒，长辈们的脸上乐开了花，不停地说着吉祥与祝福的话。一杯杯热酒下肚，大家的头话活泛起来，气氛也更加融洽和谐。亲情便在这不经意的谈笑中升华、聚集，并且越来越浓，最后浓得醉倒了所有的人。

夜幕降临，焰火升腾，笙歌四起。年的味道也弥漫了整个大江南北，飘散在了每一个人的心间，大家都不由自主地沉醉在这浓浓的年味里。



“拉大锯，扯大锯，姥姥家唱大戏，接姑娘，请女婿，小外甥也要去……”听着儿子带着稚嫩童声的歌谣，我仿佛又回到了乡下老家。

每年春节前后，家乡周围的村庄都要轮番唱上几台大戏，一是为了丰富乡亲们的业余文化生活。二是为了促进物质文化交流。三是为了传统的祭祀和祝福，祈求风调雨顺，来年有个好收成。唱戏的戏班多是当地的草台班子，没经过艺术院校的正规训练，演员结构多是师带徒、徒带孙，一代代传下来，多数是群众熟悉的人。加上演的剧目多为群众所喜闻乐见，深受群众的欢迎和喜爱。每个戏班都拥有许多铁杆戏迷，邻居高二叔便属此类铁杆戏迷。只要邻近村庄唱戏，戏场里几乎都有他的身影。不但如此，台上一招一式和每句戏文台词，他都熟记于心。有一次，一个“女包公”因第一次上台怯场忘了台词，还是他“续”上的台词，给救了场。后来，“女包公”还拜他为师呢。

以前，家乡唱大戏，一村唱戏，会将周边村庄的亲戚都邀请过来，村民还为谁家请的亲戚多而引以

为自豪。戏场里的场面，绝不逊色于鲁迅老先生笔下的《社戏》场面，人山人海，树上墙上皆是看戏的人。而今，家乡看戏的观众明显减少了，多是些中老年人和小孩，中老年人听戏，小孩花钱凑热闹。戏钱多是募捐的，哪村唱戏，哪村做东。你方唱罢我登台，轮流做东，几乎天天有戏听、有会赶，不仅丰富了群众的文化生活，促进了经贸交流和经济发展，也融洽了邻里关系。

“戏里戏外皆人生。”一些传统戏剧久唱不衰，故事情节乡亲们耳熟能详，故事里的经典人物形象经常被乡亲们津津乐道，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和教育晚辈的典型素材。

而今，看大戏的人越来越少了，一些草台班子为了吸引更多的年轻人来捧场，增加了一些所谓的流行元素，动感的舞蹈、劲爆的乐曲、艳丽的服饰，让一些老年人常常感唱道德的沦丧。时代在发展，一些传统、纯洁的东西也在流失。祈愿人们在拥有富足物质的同时，也要固守精神上的这份高雅、宁静与传统，固守心灵的纯洁与高尚，少些轻浮、低俗与媚俗。

春节将至，家乡的大戏又将锣鼓开唱了……



高毓明

回眸 2008

尚纯江

谁将巨手擎苍天，
南国雪灾驱严寒？
众志成城赖群力，
万众抗灾战汶川。

欣喜神七翟志刚，
北京奥运环球赞。
金融危机不足惧，
辞别戊子向牛年。

过大年

李自强

春节的脚步愈来愈近，过年的气息也越来越浓厚。

走在大街上，看到三五成群的乡下姑娘、媳妇提着大包小包的年货逛城的情景，不由得又想起了儿时在下过过年的一幕幕往事。久违的童谣又在耳旁唱响：“腊八，祭灶，年儿来到，闺女要花，小子要炮……”

记得那时刚进腊月，农村就热闹起来，扭秧歌、舞龙、耍狮、唱大戏，各种文艺活动不断。农村集市也空前繁荣，人们摩肩接踵，办年货、买新衣。特别是腊月二十五过后，家家蒸大馍、炸果品、贴对子、挂灯笼，一派红火的迎新年景象，把过年喜庆的气氛渲染到了高潮。

最盼过年的是俺们这帮“野小子”，因为过年可以穿新衣、放鞭炮、收压岁钱。那时，我最喜欢的是放炮。年三十和初一，多都让我挑着长长的鞭炮放，在噼啪声中尽享放炮的乐趣。放完自家的炮，还惦记着别人家的炮。初一大早，一群小玩伴就在院墙外喊“拾炮了！”我们欢呼着进东家串西家，哪家鞭炮响就往哪家跑，炮声一停就蜂拥而上，捡拾那些未燃或没响的炮，两个兜里塞得鼓鼓囊囊的。有的炮响得慢，捡起攥到手心里才响，虽然被炸得龇牙咧嘴，但心里还是乐呵呵的。日上三竿，大

伙散去回家吃饺子，然后相约聚在一块比比谁拾得炮多，谁的炮响。

过年，最具诱惑的是收压岁钱。年三十晚上，爹娘在我和新妹妹的新衣兜里放进一角、二角的新纸币，说是“压住兜”。到初二，姐姐们回娘家来，也是我和妹妹最高兴的一天。姐及姐夫都会给我们压岁钱，我和妹就到戏场或集市买糖果、弹珠、气球。初五刚过，我就迫不及待地嚷嚷着挑灯笼。那时的灯笼都是自家扎糊的，形态各异，五花八门。简单的就是用纸糊的圆灯笼，心灵手巧的人家就扎鲤鱼灯、龙灯、羊灯、鸡灯等各种栩栩如生的造型灯笼。每到晚上，小伙伴们挑着各式灯笼汇集在街上，形成了灯的海洋。

元宵节那天，舞龙耍狮、扭秧歌、踩高跷、唱大戏等民间演出展开了对抗赛，把春节文娛活动推向了高潮。晚上，大街小巷灯笼闪烁，争相辉映，点点灯火映照人间欢颜。

今天，虽然人们的经济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了，但往昔过年那种热闹红火的场面却不见了，农村文娛活动很少有人组织了，鲜有的几次文娛活动也是有偿服务。大人过年只是串门喝酒聊天，孩子们也少了穿新衣、放鞭炮的快活，热闹、红火而淳朴的年正渐行渐远……

腊月

庄之谐

腊月的花丛中
遮住红润的脸庞
就像隔壁勤劳的大婶
粗糙的双手被风吹了又吹
千年的民俗笑得出红艳艳
腊月的笑容在新买的年画上
金童玉女财神爷
白鹤青松寿星翁
来来来，清喝一碗腊八粥
人间美味，馋得满屋亮堂堂
腊月的游子回家喽
大包小包积攒了一年的孝心
小狗闹风出动了到了村口
大婶你走稳点莫着慌
待要点燃孩子们喜欢的鞭炮
却发现错拿了一串红红的干辣椒

想想过去的事挺好

宋志军

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日子一天天过去，不觉已到了不惑之年。却常觉得孔子他老人家说的并不对，“四十不惑”，可人过了四十却有更多的事情想不明白了，又可能孔子那句“二十弱冠、三十而立、四十不惑、五十知天命、六十耳顺”的话是他老人家给自己的总结吧，我等凡夫俗子拿圣人的标准和自己对比，真是愧煞人也！

想不明白的事太多，有时又偏去想，想得头昏脑涨，有时想得睡不着觉。虽然还经常被人夸年轻，却感觉对过去的时光特别留恋，一些往事就会自然而然地浮上心头。

小时候特别听大人的话，仿佛大人说的一切都是对的。记得每次夜晚哭闹的时候，母亲就哄我说：“不许哭，夜晚哭，眼睛会瞎的。”于是就很害怕，拼命地止住哭，一遍一遍地把眼泪擦干净，不一会儿就入睡了，尽管睡梦中偶尔还会哽咽几声。还有每次夜晚闹着让母亲剪指甲时，因为那时候还没有电灯，家里甚至连油灯都没有，剪指甲用的还是剪衣服的剪子，屋子太黑不好剪，母亲就吓唬我说：“夜晚不兴剪指甲，因为到了晚上，人的魂都躲到指甲里了，剪住了魂人会死的。”自然也就吓得不敢再叫母亲剪了。现在当然明白，儿时大人的许多话都是吓唬小孩的，可那时就是相信得很。

儿时的我，特别顽皮、特别胆大也特别胆小。特别胆大的一件事是村子北面的地里有一家起坟的，把尸骨迁走了，仅留下一个散乱着破棺材渣子的墓坑，为了向同村的孩子证明自己胆大，硬是躺了进去，结果不小心睡着了，让母亲找了半夜才找着。还有一次为了到邻村去看一场电影，竟独自一人穿过足足有一公里远的玉米地。特别胆小的事也很多，最难忘的是有一次放羊，折了路边一棵杨树的树枝，被村里的光棍胡闹发现了，不仅没收了我的树枝，还吓唬我说要把我交到生产队去。结果把我吓坏了，躲到了村头一间废弃的老

屋里，爬到那长满青苔的房梁上。害得我父母和村里的人寻找了我一整天，把村里的坑塘、粪池和水井打捞了一遍。寻找我的人一遍一遍地从老屋前走过，我硬是害怕得不敢吭声。最后还是因为天黑了，自己恐惧得不行了才走出来。记得我出来后，母亲一把抱住我，哭得疯了一般。

再后来，上学了也很淘气，经常和同村的一帮孩子闹着玩，早退、迟到甚至逃学是常有的事。有一次还挨了父亲的一顿狠揍。但可能是我比较聪明的缘故吧，小学、初中、高中，我的成绩一直不错，直到顺利地考上大学。

那时候，家里很穷，以至到了缺吃少穿的地步。家里的饭食经常靠红薯充当主角，红薯汤、红薯馍，基本没有见过菜。吃馍是化点盐水，加点醋或油蘸着就当菜了。有一次家里一点粮食也没有了，一家人硬是等着哥哥从学校拿回5元钱的助学金，父亲才买了一袋红薯干才暂时解了断炊之患。平时，我们兄弟姐妹都没有新衣服穿，只有到了快过年时才有一件新衣服，哥哥姐姐们舍不得穿，都让父母收起来放到大年初一才穿上，而我却耐不住“诱惑”早早地穿上了，结果到过年时衣服早已破得不成样子了。因为穷，还经常受人欺负。有一次家里刚买了一头小猪，不小心跑到邻村地里啃了麦苗，被一个很凶恶的人一直追到家里，把小猪打死不算，硬是把小猪拿走了。

大学毕业后，我进入了乡镇工作，又通过公选到县里担任了一名领导干部。然而想想儿时的事、想想成长的过程：儿时的幼稚、无知、顽劣，年轻时候的单纯、羞涩、莽撞，想着想着就知道自己是谁了，就不至于觉得自己有多了不起了，就会少了许多幻想和欲望，就知道老老实实地做人、清清白白地做官、干干净净地做事才是做人最起码的道理，想到了、做到了才是本分。

人，有时候想想过去的事挺好。

冬韵·李鸣泉绘画作品选登



李鸣泉，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、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、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原任中央电视台书画院宣传部主任，《小书画家》杂志执行主编，《东方艺术家》主编，《东方艺术家》、《读书人》杂志执行主编，《美术界》、《美术之旅》、《中国艺术》杂志副主编，兼任中国美协旅游联谊中心常务秘书长、中国田园画会副主席、黄山美术馆馆长、甘肃国画院院长等职。

他多次出访美国、英国、法国、意大利、韩国等20个国家和地区并举办个展、联展和学术交流活动。2001年11月中央电视台《翰墨飘香——中国书法五十家》进行过专题报道。其国画作品风格鲜明、意境深远、中西合璧、雅俗共赏，极具浓厚的东方诗意和乡土情怀，展现着作者的综合修养。



①



③



④



⑤



⑥



⑦

- ①寻根
- ②月华如水
- ③风雪伏牛山
- ④守望
- ⑤梨花开
- ⑥蓬门今始为君开
- ⑦三月桃花笑飞雪